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WORLD LITERATURE

汤姆叔叔的小屋

Uncle Tom's Cabin

(美) 斯陀夫人 (Stowe, H.B.) 著

王岩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WORLD LITERATURE

汤姆叔叔的小屋

Uncle Tom's Cabin

(美) 斯陀夫人 (Stowe, H.B.) 著

王岩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汤姆叔叔的小屋 / (美) 斯陀夫人 (Stowe, H.B.) 著
; 王岩译.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317-2658-6

I. ①汤… II. ①斯…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9177号

汤姆叔叔的小屋

Uncle Tom's Cabin

作 者 / (美) 斯陀夫人 (Stowe, H.B.)
译 者 / 王岩
责任编辑 / 李玉鹏 黄为
封面设计 / 张立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26
字 数 / 439千字
版 次 /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23.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658-6

原版序

正如书名所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素为文雅的上流社会所不齿的种族之中;这个来自异域的民族,他们的祖先生长在热带的烈日之下,从本土带来了异于专横跋扈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性格,并将其留传给了后代子孙,这使得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后者^①的误解和蔑视。幸而,一个美好的新时代正在诞生;当代文学、诗歌和艺术的主旨,和基督教“仁爱为怀”的伟大宗旨日趋和谐一致。诗人、画家和艺术家们都在寻找和褒扬生活中常见的仁爱行为;小说,散发着一股感化和威慑的力量;它对于弘扬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极为有利。

仁义之臂伸向四面八方,发掘不平、伸张正义、抚慰贫苦;把卑贱、受压迫、被遗忘者的际遇公之于世,以求得到世人的关注和同情。在这场广泛的运动中,人们终于记起了不幸的非洲人;他们在人类早期的蒙昧时代,曾开创了世界文明,促进了人类进步;但是,几百年来,却在那些信奉基督教的文明人脚下当奴隶,流血流汗,徒劳地乞求怜悯。

现在,作为他们的征服者和恶东家的那个优胜民族,终于对他们产生了恻隐之心;人们认识到:对于世界各国而言,保护弱小要比欺凌弱小高尚得多。感谢上帝,奴隶贸易终于在世界上消失了。

本书旨在激发人们对那些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非洲人的同情;揭露了他们在奴隶制下遭遇到的种种不平和痛苦——在这个极端残暴不仁的制度下,一些深切同情黑奴的人,为他们做的一切努力,都遭到破坏和取缔。在此,作者诚恳地说明:对于那些并非出于本意,而被牵扯到奴隶制法律关系中,并因此苦恼的人们,作者不抱有任何敌意。作者的切身经验证明:有些思想高尚、心地仁慈的人也被卷入到这一制度中;当然,他们很清楚:本书所描述的奴隶制的罪恶,远不及难以言状的全部真相的一半。

北方各州的人们,也许会觉得我的描写过于夸张;但在南方各州,却有不

① 此处指盎格鲁——撒克逊人。

少人可以为其真实性作证。关于作者对本书中的事实真相,到底有多少切身体验,我将在一个合适的时期公之于众。

当一个文明且信奉基督的社会在非洲海岸兴起,并拥有了自己的法律、语言和文学之时,在非洲人心中,奴隶交易所的场景,也许会变成以色列人心中对埃及的回忆^①——成为感谢上苍恩泽的缘由!尽管政客们勾心斗角,人们被利欲狂澜冲得晕头转向。但是,人类自由这一伟大事业却始终掌握在上帝手中;关于上帝,有人这样说:

他决不会懈怠也不会灰心,
直到人间充满正义。
他会解救向他呼吁的贫苦者,
还有苦命和孤苦无依的人。
他会从阴谋和暴力中救赎他们的灵魂,
在他心中,
他们的鲜血一直都无比珍贵。

^① 见《旧约·出埃及记》,以色列人曾是埃及人的奴隶,后来在他们的领袖摩西的率领下,离开了埃及获得自由。此处借指奴隶制的废除。

译者序

《汤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国作家哈利特·比彻·斯托于1852年发表的一部反奴隶制小说。全书围绕着一位历经苦难的黑奴——汤姆叔叔的故事展开,描述了他与他身边的人的经历。这部感伤小说深刻地揭露了蓄奴制度的罪恶,并认为基督徒的爱可以战胜由奴役人类同胞所产生的种种伤害。小说中关于非裔美国人与美国奴隶制度的观点曾产生过意义深远的影响,对当时反对蓄奴制度的政治斗争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

小说开始于肯塔基州农场主亚瑟·谢比尔正面临着将因欠债而失去田地的困境。尽管他和他的妻子埃米莉·谢比尔对待他们的奴隶十分友善,但谢比尔还是决定把几名奴隶卖给奴隶贩子来筹集他急需的资金。被卖掉的奴隶有两个,一个是汤姆叔叔,他是有着妻子儿女的中年男子;另一个是埃米莉的女仆伊莉莎的儿子。埃米莉并不同意这个主意,因为他曾经对其女仆许诺说,她的儿子绝对不会被卖掉;而埃米莉的儿子乔治·谢比尔也不愿意让汤姆离开,因为他已经把汤姆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

伊莉莎在逃亡途中,偶然遇见了比她先一步逃走的丈夫乔治·哈里斯,他们决定逃亡加拿大。然而,他们却被一个名叫汤姆·洛克的奴隶猎人盯上了。最后,洛克与他的同伙诱捕了伊莉莎和她的家人,这导致了乔治被迫向洛克开枪。在乘船南下的途中,汤姆被卖给一位善良的奴隶主——圣克莱尔先生。回到新奥尔良后,圣克莱尔与她的北方堂姐奥菲利亚因对奴隶制的见解不同而产生了争论。奥菲利亚反对奴隶制度,但却对黑人持有偏见;圣克莱尔则认为自己对黑人没有偏见,即使他自己是一个奴隶主。为了向他的堂姐说明她关于黑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圣克莱尔买了一名黑人女孩托普西,并请奥菲利亚去教育她。

在汤姆与圣克莱尔一同生活了两年后,圣克莱尔心爱的女儿——伊娃得了重病。在死之前,她在一场梦境中梦见了天堂,她把这场梦告诉了她身边的人。由于伊娃的死和她的梦境,其他的人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奥菲利亚

决定抛弃自己从前对黑人的偏见,托普西则说她将努力完善自己,而圣克莱尔则许诺将给汤姆以自由。

在圣克莱尔履行他的诺言之前,他却因为介入一场争斗而被人用猎刀刺死。因为圣克莱尔的妻子拒绝履行其丈夫生前的承诺,在一场拍卖会中汤姆被卖给了一名凶恶的农场主西蒙·勒格里。勒格里将汤姆带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乡下。汤姆在这里认识了勒格里的其他奴隶,其中包括埃米莉。当汤姆拒绝服从勒格里的命令去鞭打他的奴隶同伴时,勒格里开始对他心生厌恶。汤姆遭受了残暴的鞭笞,勒格里决议要压垮汤姆对上帝的信仰。但汤姆拒绝停止对《圣经》的阅读,并尽全力安慰其他奴隶。

在这个时候,汤姆·洛克回到了故事中。在被贵格会教徒治愈后,洛克发生了改变。乔治和伊莉莎在逃到加拿大后获得了自由。而在路易斯安那州,由于坚信上帝的信仰,汤姆叔叔在种植园中遭受主人勒格里残酷的折磨,当他将被击垮时,他经历了两次梦境——一次是遇到了耶稣,而另一次则是遇到了伊娃——这使得他决意保留自己对基督的信仰直至死亡。他鼓励女奴凯西逃跑,并让她带上埃米莉。当汤姆拒绝告诉勒格里凯西和埃米莉逃亡何方时,勒格里命令他的监工杀死汤姆。在他垂死时,汤姆宽恕了两位监工野蛮殴打他的行为:受其品格的感召,这两人都皈依了基督。在汤姆临死前,乔治·谢尔比(亚瑟·谢尔比的儿子)出现了,他要买回汤姆的自由,但这已经太迟了。

在乘船通往自由的路上,凯西和埃米莉遇见了乔治·哈里斯的姐姐,并与她一同前往加拿大。一次偶然的机会,凯西发现伊莉莎便是她失散已久的女儿。他们终于重逢了,去了法国,并最终抵达了利比里亚——一个收容美国前黑奴的非洲国家。在那里,他们又见到了凯西失散已久的儿子。乔治·谢尔比回到了肯塔基州的农场,释放了他的全部奴隶,并告诉他们,要铭记汤姆的牺牲以及他对基督真义的信仰。

《汤姆叔叔的小屋》全书都贯穿一个主题:揭露了奴隶制度的罪恶与不道德。当斯托夫人在她的文字里写入次要的主题——譬如母亲的道德权威以及由基督教徒提供拯救的可能性时——她都会强调这些主题与奴隶制的恐怖之间的联系。几乎在小说的每一页,斯托夫人都在积极阐述着“奴隶制度不道德”这一主题,有些时候她甚至会改变叙述故事的口吻,来向人们“布道”奴隶制的破坏天性(譬如,在载着汤姆前往南方州的轮船上,有一名白人女性这样说道:“奴隶制的最可怕之处在于对感情和亲情的践踏——比如拆散家人的骨肉。”),通过对黑奴制度拆散他人家庭的描绘,斯托夫人用文字

展现了奴隶制度的罪恶。“在自由的土地上,逃亡者们安全了。”

斯托夫人认为母性是“所有美国人生活中的道德与伦理模范”,并相信,只有女性才拥有将美国从奴隶制的恶魔手中拯救出来的道德权威;这便是《汤姆叔叔的小屋》中表达出的另一个主题:女性的道德力量与圣洁。在书中,这种角色的例子有伊莉莎——一个是带着儿子逃亡的黑奴(并最终与其全家团聚),还有小伊娃——她被视为一名“理想的基督徒”,以及其他一些女性。正是通过这样的角色,斯托夫人表明了这一观点:女性能够拯救他们身边的人,哪怕是最不道义的人。但后来的评论也提到,斯托夫人笔下的女性角色一般都以家庭主妇的老套形象出现,而不是现实中的女性。此外,斯托夫人的小说“重申了女性所发挥影响的重要性”,为随后几十年里女权主义运动道路的铺平做出了贡献。

斯托夫人的清教徒宗教信仰显露于小说的结尾,并显露在所有的主题中;她对基督教的本性进行了探索,并认为基督教神学与奴隶制度有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当伊娃死后,汤姆恳求挚爱她的圣克莱尔“回望耶稣”时;当汤姆死后,乔治·谢尔比用“做一个基督徒多好啊”来称颂他时,这一主题都得到了极大的彰显。因为在《汤姆叔叔的小屋》这部小说中,基督教的主题占有很大的成分,又由于斯托夫人在小说中频繁地直接发出对宗教信仰的感慨,这本小说还常被认为带有“布道书的形式”。

目 录

第一章	向读者介绍一位好心人	1
第二章	母亲	9
第三章	丈夫与父亲	11
第四章	汤姆叔叔小屋之夜	15
第五章	活财产易主时的感受	24
第六章	发现逃跑	31
第七章	母亲的抗争	38
第八章	伊丽莎的逃亡生活	50
第九章	议员也是普通人	64
第十章	黑奴离家	78
第十一章	黑奴的“白日梦”	88
第十二章	合法贸易的平常之事	100
第十三章	教友会定居点	115
第十四章	伊万杰琳	123
第十五章	汤姆的新主人及各项事务	131
第十六章	汤姆的新女主人和她的见解	144
第十七章	自由人的保卫战	161
第十八章	奥菲利亚小姐的经历及见解(上)	175
第十九章	奥菲利亚小姐的经历及见解(下)	189
第二十章	托普西	205
第二十一章	肯塔基	218
第二十二章	草枯花谢	222
第二十三章	亨利克	229
第二十四章	不祥之兆	236
第二十五章	福音使者	242
第二十六章	回归天堂	246

第二十七章	世界末日来临了	258
第二十八章	团聚	265
第二十九章	丧失保障的人们	277
第三十章	黑奴交易所	284
第三十一章	旅途中	293
第三十二章	黑暗之地	299
第三十三章	凯西	309
第三十四章	混血女人的经历	316
第三十五章	纪念品	327
第三十六章	凯西和艾米丽	333
第三十七章	自由	340
第三十八章	胜利	346
第三十九章	计策	357
第四十章	殉道者	366
第四十一章	小主人	372
第四十二章	真正的鬼故事	378
第四十三章	结局	384
第四十四章	被解救的人们	391
第四十五章	尾声	394

第一章 向读者介绍一位好心人

二月的一个下午,天气微凉。黄昏快要降临时,在肯塔基州P城的一间雅致而考究的客厅中,两位绅士正小酌一番,同时还在热烈交谈。身边没有一个仆人,他们表情严肃,似乎在商议着什么,椅子也靠得很近。

为求省事,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把这两人称作“绅士”。不过若以更严肃的目光衡量一番,其中一位似乎还不能划为“绅士”一类。他五短身材,体型壮硕,长相过于平凡,带有一副出身低贱,却妄想攀龙附凤的洋洋得意、装模作样之态。他的衣着打扮讲究过头,一件颜色庸俗刺眼的花背心、一条点缀着艳丽黄点子的蓝色围巾,加上一条俗不可耐的领带,这些装扮倒是和他的整体气质异常协调。他那戴满戒指的手大而粗糙,身上挂着一条分量很足的金表链,表链上有一些奇形怪状、颜色繁复的图章,谈话的时候他似乎刻意把表链上的那堆图章甩得叮当作响。他的言辞完完全全在践踏默里氏语法^①,而且他的话语里还常常带着光怪陆离的粗俗词汇,即使我们尽力把现场情景描述得更加活灵活现,不过如实记录的难度不小。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同伴谢尔比先生很有绅士风度,房间的布置与整体格调显示出家境富裕,生活安逸。如前所述,两位先生正严肃地商讨一些事。

“依我看就这么办吧。”谢尔比先生说。

“我不能这样子做生意——绝对不可以,谢尔比先生。”对方毅然回绝,边说边举高酒杯仔细审视着。

“哎呀,海利,汤姆可不是个普通的黑奴,他绝对值得你花这么多的钱——他办事稳当、踏实能干,把我的农庄管理得可是有声有色。”

“你指的是黑鬼的‘踏实’吗?”海利回应道,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

“当然不是,我说的是真的,汤姆确实仁义、稳重、明理。四年前的一次野营布道会上他就入了教,我坚信他对上帝绝对忠诚,那以后我就完全信任他,

^① 默里氏(1745—1826),美国著名语法学家。

把一切托付他——钱、房产、马匹——而且允许他四处走动，我觉得他什么事都处理得挺好。”

“谢尔比，有人认为没有虔诚的黑鬼，”海利边说边随意地挥了挥手，“然而我信。我上次运往奥尔良的那批黑鬼中有一个伙计——确实是，听那家伙祷告，还真像模像样呢！他很温和沉稳，卖出了个好价钱，我从别人手里捡了个大便宜，那家伙为了偿清债务急于把他出手，结果我从他身上净赚六百块。的确，我认为宗教在黑鬼身上大有用处——假使他真信的话。”

“是呀，汤姆是个虔诚的教徒，”谢尔比插话道，“因而，去年秋天我让他一个人去辛辛那提办事，我对他说：‘汤姆，我信任你，因为你是个诚实的基督徒——我明白你不会骗人。’我知道他准会回来的。完全没错，汤姆回来了，还把五百美元带回来。有些不怀好意的人对他说：‘汤姆，你为什么干脆逃到加拿大？’‘哦，我不能辜负主人的信任。’有人把这件事告诉我。你得清楚，我一点儿都不想卖汤姆。你该让他抵掉我的所有债务，海利，假如你还算有良心，就一定会这么做。”

“唉，生意人的那点良知我还是有的——不过也真就一丁点儿。你知道的，足够我起誓用就行，”黑奴贩子调侃道，“而且，只要合情合理，我当然也会尽力帮助朋友。不过你得明白，这事儿真的不好办，我也挺为难的。”黑奴贩子假装深沉地长叹一声，又自己加了一些白兰地。

“行，海利，你究竟想怎样才能答应呢？”在一阵尴尬的沉默后谢尔比先生问道。

“除了汤姆，你能再给我搭个男孩或女孩吗？”

“唉，我确实找不出多余的人了，说实在的，要不是情况这么糟糕，我当然舍不得把黑奴卖掉。无论哪个奴隶我都不愿意卖，这是肯定的。”

正说着门开了，一个四五岁左右，乖巧伶俐、讨人喜欢的混血小男孩进来了。他的长相出奇的漂亮可爱。圆圆的脸蛋上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头上有着丝一般光滑柔亮的卷卷的黑发。他好奇地朝屋里张望着，一双忽闪的大眼睛从浓密的长睫毛下向外看。他有一种清澈而纯真的可爱，这在一件剪裁精妙得体的簇新红黄格子罩衫的衬托下更突出。他在自信中夹杂着几分害羞，说明他习惯于主人的恩宠与对这种恩宠的感激。

“嗨，吉姆·克罗！^①”谢尔比先生吹了声口哨，把一把葡萄干扔给他，“快捡起来，手脚麻利点儿！”

① 吉姆·克罗，原是对黑人的蔑称，此处是戏称。

小孩使出他全身的力气蹦过去捡这意外的奖赏，他的主人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到我这来，吉姆·克罗。”主人发话了。孩子走到他跟前，他温柔地拍拍男孩满是卷发的小脑袋，抚弄一下他的小下巴。

“好的，吉姆，给这位先生表演一下你的绝活，让他见识一下你是多么能歌善舞。”孩子的嗓音清脆动听，唱的是一首很受黑人欢迎的激烈愉悦的曲子。演唱时，他手舞足蹈，踩着音乐的节拍，常常做滑稽的动作。

“精彩！”海利边说边扔了几瓣橘子给孩子。

“现在，吉姆，你表演一下卡德乔大爷关节疼时走路的动作。”主人又有了指令。

刚才还手脚敏捷的孩子马上变成了残疾人。他佝偻着身子，拄着主人的手杖，在客厅里艰难地蹒跚行走，还皱着那张天真的脸，学着老人的样子不停地乱吐唾沫。

两位绅士哄堂大笑。

“好了，小吉姆，”主人又发话了，“让我们瞅瞅老罗宾斯长老领唱赞美诗的模样。”孩子拉长了圆嘟嘟的小脸，神色凝重，用威严沉稳的鼻音开始唱赞美诗。

“不错，干得好！真是个好家伙！”海利猛地拍了一下谢尔比的肩膀，“小家伙不错，我肯定这样，我跟你讲，搭上这个机灵的小东西，你的债就全部抵消。这样就行，难道还有别的更好、更公平的交易吗？”

这时，有人推开了门，一个二十五岁上下的二代混血女人进了客厅。

一看便知这个女人是那个小家伙的母亲，一模一样的长睫毛，如出一辙的明亮乌黑的眼珠，相同的波浪一样的纤细卷发，以及带着淡淡红晕的棕褐色脸庞。当她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被奴隶贩子肆无忌惮的贪婪目光打量时，脸色更红了。她的衣着极其合身，完美地展示出她的苗条曲线——她纤美的手与小巧精致的脚踝也没逃过奴隶贩子锐利的眼睛。此人一眼就能打量清楚一个美丽柔顺的女奴的所有优点。

“有事吗，伊丽莎？”当她停下脚步犹豫地望着主人时，谢尔比问道。

“对不起，先生，我在找哈利。”小男孩蹦到母亲那儿，给母亲展示藏在罩衣下摆中的战利品。

“嗯，你带他出去吧。”谢尔比先生说，她心急火燎地抱起孩子冲出去。

“上帝，上神作证，”奴隶贩子转身对他称赞，“这是一等一的好货色！把这个女人卖到奥尔良去，无论何时你都能大赚一笔。当年我可亲眼见过有人

花一千多块买个女奴，远没有这个女人漂亮。”

“我不想把她当摇钱树，”谢尔比先生冷冷地拒绝，为了换个话题，他又开了一瓶酒，并征询同伴对这酒的看法。

“很棒，先生——一流货色！”奴隶贩子交口称赞。接着他回过头，熟稔地拍了拍谢尔比的肩，补充道：

“如何，卖这个女奴你要什么价？——多少钱你尽管开——你究竟想以什么价格卖？”

“海利先生，不能卖她，”谢尔比说，“即使你按她的重量付金子，我妻子也不会让她走。”

“哎呀！女人一向很小气，因为她们没有经济头脑。我觉得倘若你告诉她们一个人值那么多的金子，并能买到很多表、服饰、首饰，她们就会更改主意了。”

“我说过了，海利，不卖就不卖，你可以打消这个主意了。”谢尔比斩钉截铁地说。

“好的，不过那个小男孩儿你可要给我，”奴隶贩子答道，“你要明白，为了他，我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了。”

“你要这个男孩儿有什么用呢？”谢尔比问。

“哦，我有一个朋友专门从事这项买卖——买一批漂亮的小男孩养大了去卖。个个都是上等货色——卖给那些出得起价买俊俏小伙子去做听差之类的富豪。雇英俊的男孩开门、伺候，在豪宅里可是好陪衬——一个真正英俊的男仆能为他们脸上增光。他们能卖得出天价，这小家伙又机灵又懂音乐，绝对是难得的可造之才呀。”

“我还是不想卖他，”谢尔比先生沉思过后说，“说实话，先生，我是个心肠软的人，不愿意把孩子从母亲身边带走，先生。”

“啊，是吗？——哎哟！是的——你确实心软，这点我完全明白。有时候和女人打交道的确很麻烦，我很怕看见那些痛哭哀求的场面，它让人很不愉快。不过谈买卖时我一向尽力阻止这种不愉快，先生。倘若你想办法让这女人离开一天或一周，事情肯定就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办好——在她回来前我们把孩子带走，然后你妻子送给她耳环，或一件漂亮衣服，或者其他小玩意儿来补偿她，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似乎很麻烦。”

“天主保佑，我们能办好的！你也了解黑人不像我们白人，只要处理得当，他们慢慢就会好。人们常说，”海利坦率诚恳地说，“买卖奴隶使人心肠

变硬,我可不这么认为。事实上,我干这行从来不像别的生意人那样办事。我看到过一个同行把孩子从女人怀中抢走并强行出售,那个女人从此就发了疯——那是糟透了的主意——货物就毁掉了——这种做法常常把她们变得分文不值。我知道在奥尔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就是这样被完全毁掉的。买她的那个家伙不肯买她的孩子,她使起性子来也很厉害。我对你说,她将孩子牢牢地抱在怀中,吵闹不休,我现在想起来还心惊胆战呢。最后孩子被抢走了,她也被关起来,整天胡言乱语,疯疯癫癫,一周后就死掉了。先生,错误的策略,白白损失一千块钱——就是这么回事。先生,仁义的方法其实是最好的,这是我的经验之谈。”然后奴隶贩子靠在椅背上,叠着手臂,一副公正善良的姿态,俨然自比威尔伯福斯^①第二了。

这个观点让这位绅士颇感兴趣,因为当谢尔比先生沉思着剥橘子时,海利又开始说话了,装出犹豫的样子,可是似乎是真理的力量迫使他不得不多说几句。

“一个人夸耀自己不太好,不过我还是想说,因为那都是事实。我肯定人们都觉得我卖出去的黑奴全是好货色——至少别人是这么告诉我的,一批如此,一百批也如此——货色都是上等的——强壮而体面,而且同行中我损失的黑奴是最少的。我相信这些全是由于我方法得当,先生,而人道主义方针是我管理经营的精髓。”

谢尔比先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因而只好说:“是吗?”

“因为人们为这种观点笑话我,先生,还有人责怪我。这些想法不被认同,因为它很不一般,我还是顽强地坚持,先生,我这种坚持也带来了不少好处。确实,先生,可以说它的确行之有效。”奴隶贩子被自己的玩笑话逗乐了。

对人道的理解有着某种有趣且别出心裁之处,谢尔比先生也忍不住赔笑起来。也许你,亲爱的读者,也禁不住笑了,然而你知道现在人道高论常以各种古怪的形式现身,人道主义者说出的与做出的古怪举动不胜枚举。

谢尔比先生的笑声促使奴隶贩子继续他的高谈阔论。

“很怪,不过我从不强迫别人接受我的人道观点。哦,就拿那捷斯的汤姆·洛克尔来说吧,他是我过去的合伙人。这个人办事精明老道,不过他对待黑人就像个魔鬼——你明白他不过是按原则办事,因为朋友中你再也找不到比他心肠好的了。他一贯如此。我常常劝他:‘嗨,汤姆,’我说,‘你的姑娘

^① 威尔伯福斯(1759—1833),英国政治家、社会改革家,在1807年废奴贸易和相关制度中做过贡献。

们又哭又闹时,对她们动拳脚、敲她们的脑袋,毒打她们有什么用?这太没头脑了,’我说,‘丝毫没有作用。唉,她们哭也没有妨碍什么,很正常,’我说,‘若是自然的感情得不到宣泄,那她们就会找别的方法。再说,汤姆,’我对他说,‘你这样做只会毁了这些姑娘们,面色憔悴,垂头丧气,甚至还会变得异常难看——特别是那些混血女人——调养好她们太伤神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能哄着她们、好好跟她们说话呢?听我的没错,汤姆。这比你毒打她们行得通,而且更划算,’我说,‘准行。’不过汤姆听不进去,毁掉不少女奴,我只好和他各做各的,他心肠好,做买卖很公平。”

“你觉得自己的人道方法比汤姆的更有效果吗?”谢尔比先生问。

“的确如此,先生,你得承认。你看,无论任何时候,我对不愉快的事,比如卖小孩儿等,总是很小心——把女人弄走——你知道,眼不见为净——等事情办妥当了,一切已成定局,她们只能听天由命,习惯成自然了。你知道,他们不像白人接受教育就是期待和老婆孩子在一块儿享受快乐。你知道好好调教大的黑鬼,他们没有享受这种快乐的奢望,因此这一切变得更容易。”

“恐怕我的黑奴不是好好调教就行的。”谢尔比先生说。

“嗯,你们肯塔基人把那帮黑鬼惯坏了。你们心肠好,但是这可不是真正的仁慈。你看,一个黑鬼在人间颠沛流离,转手卖给许多人,一切听天由命。所以,让他有思想和期待并好好教养他不是真仁慈,因为对这些人来说,折磨和苦难更让他们难受。好,恕我冒昧,我的黑奴到了种植园着魔似的狂欢歌唱,而你的黑奴定会垂头丧气。你了解的,谢尔比先生,人人都理所当然地相信自己是对的,我觉得我对那些黑奴已经够好了。”

“你可真容易满足,做什么事情都挺安心的。”谢尔比先生不以为然地耸一下肩,带着一种厌恶感。

“行,”当他们俩沉默一阵各怀心事时,海利说,“这到底如何是好呢?”

“让我考虑一下,和妻子商量商量,”谢尔比先生说,“在此期间,海利,倘若这事真如你所说的不声不响办成的话,你可千万不能走漏一点儿风声,不然这事会很快传到我的那些仆人的耳朵里,我敢发誓,若是那些仆人知道了这件事,无论带走我家的哪一个都很难办到了。”

“好的!当然没问题,不提!保证不提。不过我跟你讲,我很急,希望尽快敲定这桩买卖。”他说完就起身穿大衣。

“可以,你今晚六七点之间来,我会答复你的。”谢尔比先生说,奴隶贩子鞠躬告辞,走出房间。

“我真想把这家伙踹到台阶底下去。”他看到房门关闭后自言自语道,

“你瞧他那张小人嘴脸。不过他知道他在我这捡了个大便宜。假如之前有谁让我将汤姆卖给奴隶贩子,我会说,‘你的仆人是狗吗,能随便卖吗?’然而现在恐怕只好卖掉他了,还有伊丽莎的孩子!我知道会因此和妻子争执,她绝对不同意卖掉汤姆。这就是负债的后果——哎!那家伙看准我受困的机会下手呢。”

蓄奴制最和平的州非肯塔基州莫属。这儿的农活很是平静和缓,更加往南的一些地区,农业周期性的忙碌让人紧张,而这里黑奴的劳动强度更合理。而主人们满足于这种平和的经营模式,没有什么驱使他们做残忍的事。但假如有暴利可图,而那些可怜无助的人成为唯一障碍时,脆弱的人性就会不堪一击,主人们也会干出一些残酷的事。

无论谁在参观过肯塔基的一些庄园后,他都能亲身体会到男女主人的和善与宽容,一些黑奴的深情与忠贞,你可能会幻想,这简直是带有传奇色彩的家族社会,充满着诗情画意;不过在这传奇之上笼罩着一个不祥的阴影——法律。只要法律写明,所有这些活生生的、充满丰富感情的人只不过是某个主人的附属品——而只要最仁慈的主人破产、走霉运或者不慎送命,一切不幸都使他的黑奴生活随时从仁慈的保护和优待堕入绝望悲苦的境地,经受无数折磨——那么,即使存在最温和的蓄奴制主人,也难以创造出美好和令人向往的东西。

谢尔比先生是个普通人,和善亲切,对周围的人也宽容以待,他庄园里的黑人生活舒心,从未缺少生活必需品。然而他把自己的财产拿来投投机生意,资金数目大,而他又缺乏经验,很快陷入债务泥潭,并且他的债据大量流到了海利手中。这一点足以让人了解他们之前谈话的关键之处。

且说刚才路过客厅时的伊丽莎,凑巧听见了里面的部分谈话,让她明白奴隶贩子正向主人要价买奴隶。

她走出客厅后,还想在门口多听听这段谈话,但是凑巧女主人找她,她只得马上离开。

然而她依稀听到奴隶贩子似乎想买自己的孩子——她听错了吗?她的心脏猛烈地跳动着,越想越害怕,下意识地地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小家伙抬头惊讶地望着母亲。

“亲爱的伊丽莎,你今天怎么啦,身体不舒服吗?”伊丽莎打翻了放洗脸水的大水罐,碰倒了针线台,最后在女主人让她拿绸衫时却心不在焉地把一件长睡袍递给了她。看见她心神不定,女主人关切地问道。

伊丽莎惊呆了。“对不起,夫人!”她抬起眼连忙道歉,泪水不由自主地